從晴雯、襲人一看《紅樓夢》裡的反封建思想

徐浩祥

提要：

面對中國千年來的封建制度，曹雪芹運用其筆下的人物發出聲音，在《紅樓夢》這個天地裡，或正或反地頌揚或揭露在這千年包袱中、對抗與承受的諸般典型。表面上，統治階級乃是此一制度的中樞，掌握著所有的權利而無需負擔任何義務，然實則，默默支持著封建體制不使其崩壞瓦解的，卻是供這些統治階級使役的奴隸們。

在曹雪芹《紅樓夢》裡的女兒國中，這被統治的一群開始有了自己的面貌，他們的行動是超越小說的世界、而可以投射到任一時空中的任一奴隸身上，代表著封建與反封建的精神。晴雯、襲人，從作者筆下這幾個形象鮮明的奴隸角色，或將能夠閱讀出曹氏面對封建制度時的不滿、悲憫與沉重，同時亦歌頌贊揚了勇於面對階級的奴隸典型，以此直截地傳達作者的心聲。

關鍵字：紅樓夢　封建　晴雯　襲人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一、前言

歷來討論《紅樓夢》裡的反封建思想，多是著重於賈寶玉個性行事與當時封建階級應當有的樣子之格格不入，認爲這是一種思想上的反叛；或是從寶玉與黛玉、寶釵之間的關係，從婚姻的不自由切入，如余平伯在其〈《紅樓夢》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一文中所述：《紅樓夢》揭露出一個封建家庭的罪惡，更尤其強調婚姻的不自由是封建的罪惡之一。[1]

歷史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必然是同時登場的，然而在紀錄的筆下，卻往往習慣於對統治階級的歌功頌德、而自然地忽略這些被統治的一群。在曹雪芹的紅樓夢裡，創造出多少生動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形象：在賈府的主子群中，選擇了一個想從統治階級中掙扎脫離的背叛者賈寶玉；而奴僕的角色中，亦對於那些雖爲奴僕而又勇於面對主子、表現其不甘屈服的反抗者們，寄予深刻的同情與支持。在主人翁寶玉與奴僕中如晴雯、襲人等等的人格態度中，或可察見曹雪芹對於中國千年來階級制度的抗拒之用心。

曹雪芹所創造的人物是有著各種類型的，基本上劃分出統治與被統治的階級界限，表現出那些人物所從屬的階級性格。對於人物的出生、歷史、生活環境的敘述、描寫，都具體而明確，刻劃出他們有血有肉的精神面貌，或更寫出他們在生活中的思想傾向和變化過程，我們將可以從人物的不同態度認識作者自身的立場與觀點。曹雪芹的思想意識有一定的程度是當時某一社會階層反抗意識的反映，代表了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新生的青年男女不滿現實制度要求改變現狀的精神。這些人物爭鬥的集中點，是反對傳統的禮教束縛，作者從自己的生活感受接受了時代思想的影響，寫出以反抗爲主的人物和故事，批判了封建統治集團的腐敗與無能。

一個作家在其作品中，往往會忠實反映出自己對於現實社會所採取的態度，曹雪芹不例外地在其作品裡、自覺或不自覺地讓自己與其筆下的人物們，共同參與了屬於他們那個時代的社會鬥爭；因此作者必然會表現出那些人物是其所同情贊成而那些是其所反對的，因爲這是作者生命與社會現實的轉化與重現。曹氏所同情的奴隸角色如晴雯，這是他心目中的正面人物，所以頌揚；反之則鞭撻、諷刺或側面暴露，如襲人；更爲準確的說，乃是藉由這些不同的典型、來對抗其所欲批鬥的封建陋習，是對事而不對人的。

二、晴雯與襲人

在《紅樓夢》裡，晴雯被列於金陵十二釵又副冊的首頁。這代表著一個很顯要的位置，正如正冊的首頁必爲黛玉莫屬一樣。與此相映照的，是又副冊次頁所列的襲人。我們知道，關於十二釵的判詞乃是打開《紅樓夢》總體思想的鑰匙，是最能夠體現曹雪芹當初對某一人物在總體群象中的地位、命運和最終歸宿的設計。就判詞言，在襲人與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1] 俞平伯〈《紅樓夢》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俞平伯論紅樓夢》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P.817

晴雯之間，作者更欣賞喜愛晴雯，然而，襲人在生活中畢竟是怡紅院裡的首席丫環，是僅次於主子寶玉的、必須經常拋頭露面的位置；而晴雯雖被置於緊隨襲人之後，但終究是屬次丫鬟的位置。從現實世界的角度同理《紅樓夢》裡的生活，則襲人於小說中登場的次數自然遠多於晴雯，然而有趣的是，著墨較少的次丫鬟晴雯，其所代表的獨特典型意義，並不亞於襲人此一角色的典型塑造，這或許便是作者將自己所創作傾向的表達、與對筆下人物愛憎褒貶的一種態度的表明。

晴雯在曹雪芹的筆下，乃是一個直接面對封建的角色，作爲反抗者的形象而從不把傳統道德加予女子的精神枷鎖置於心上，這與始終溫柔和順的襲人恰恰相對，他勇於反抗主子的欺凌，亦敢藐視主子賞賜的富貴與榮耀，又心高氣傲、絕不因地位低下而乞憐於人，光明磊落，嫉惡如仇，這樣的生命態度之不合時宜，自然引導著其走向被時宜消滅的命運，畢竟勢單而力薄；青春殞落地位卑下的晴雯固然如此，即使身爲統治階級的一群，也難免終有被封建之腐敗壓垮的一天；從晴雯之悲劇典型所創造出巨大的影響，可說是一種對封建制度的憎惡與無奈、一種對勇者的同情、支持與喜愛。

一個不爲封建階級所容的晴雯若是曹雪芹正面攻擊，那麼其筆下自始至終溫柔和順、在封建秩序中被稱爲「俊」與「賢」的襲人，則或可謂之曹氏挑戰封建的一支伏兵。越是大量的表現襲人的好處，則越是傷痛封建給人格及思想的壓迫與戕害。襲人爲什麼正是與晴雯針鋒相對的性格？因爲晴雯若是奴僕群中明白堅定的反奴性典型，那麼襲人便恰好是奴僕群中委曲婉轉以媚主求榮的代表。總避免衝突、總顧全大局、總爲了主子們防範控制寶玉的形象，當然也是爲了自己未來的地位，一再地強調與突顯，則越是鄙視這個角色的「奴性」。作者對襲人表面上讚其賢俊，事實上隱藏的是諷刺，而更爲深沉的部分、卻仍然是一種同情憐憫；曹雪芹刻劃襲人時，並不是爲了諷刺一個小丑的失敗，所謂奴性的描寫，目的是爲了彰顯封建制度的各個方面都是那樣的可惡，它的叛逆者反對者如晴雯，固然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它的忠誠者篤信者如襲人，亦未能得到一個圓滿的結局。曹雪芹寫的是一個悲劇，一個在封建制度中無人能逃離的痛苦的命運。

（一）從晴雯事見反封建思想：

晴雯是一個無家世可考的女孩子。在他十歲那年，被賈府的大管家賴大買了做丫頭，是「奴僕的奴僕」。後因賈母見了喜歡，晴雯便給「孝敬」了老太太，升格成了「主子的奴僕」。之後又賞給了寶玉，在怡紅院中雖和其主寶玉很接近，卻不像襲人被內定爲寶玉將來的侍妾，她的身份始終是一個丫鬟。

而晴雯究竟是個怎麼樣個性的人呢？《紅樓夢》第五回〈遊幻境指迷十二釵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中出現的金陵十二釵又副冊裡，有這麼一段判詞：

霽月難逢，彩雲易散。心比天高，身為下賤。風流靈巧遭人怨。壽夭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多因毀謗生，多情公子空牽念。（第五回）[2]

既明白點出其身份心性，也暗示了此一性格所引領而來的悲劇結局。所謂「心比天高，身為下賤。」，即直指晴雯雖身爲奴僕然卻無奴僕的質氣，這當然是一種反叛，面對封建制度中嚴格的階級意識，晴雯並不以身份的卑下而忘記自尊與人格，雖爲奴隸而無奴性媚骨，於是更顯得鋒芒畢露。他不像襲人那樣控制寶玉、順應環境、內收羽翼、外結奧援；又不屑於像小紅那樣奔競鑽營、不遺餘力。對於別人幹的些鬼祟勾當，一看就穿，而且常脫口而出地揭露。一次在園子裡遇到正在爲鑽鳳姐門路而興奮的小紅，晴雯迎頭便是一陣搶白：

> 「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裏。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了不曾呢，就把他興的這樣！這一遭半遭兒的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才算得。」（二十七回）[3]

晴雯的搶白顯露出一種雖身爲奴隸卻又不僅僅是被用來使役利用的，這份自尊使得他輕視拋棄尊嚴，爲了主子而無所不爲，只爲成爲被主子欣賞的「高等奴隸」，晴雯的判斷標準不是從階級上、而是從人的角度出發，於是在他的眼中，小紅的行爲是應當被諷刺的。又一次，寶玉的另一個丫頭：秋紋，偶然得到了王夫人賞賜了兩件舊衣服，正揚揚得意，晴雯卻想起王夫人曾把好衣服賞賜過襲人的事，他說：

> 「呸！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才給你，你還充有臉呢！」……「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下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裏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下的才給我，我寧可不要，衝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三十七回）[4]

若諷刺小紅爲鑽鳳姐門路的行動是一種自尊的顯露，那麼賞賜舊衣之事就是晴雯「饑不食嗟來之食」的骨氣，這個「骨氣」也就是晴雯自始至終表現著被壓迫在封建統治下反抗者的本質。「一樣這屋裏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不以階級爲人格的標準，更不在階級之中還分出階級，這樣平等的視野，自然不是一個落後的封建秩序所能接受容忍的。奴隸的身分卻有一個不屈服於階級的意識，在不被統治者視爲人的階級裡當人，或許便預言了晴雯最終的結局。從一次晴雯與寶玉間的衝突，我們可再見其個性的端倪：

---

[2] 第五回〈遊幻境指迷十二釵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彩畫本紅樓夢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4），頁 86

[3] 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頁 423

[4] 第三十七回〈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頁 566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很，行動就給臉子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著了。何苦來！要嫌我們就打發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

……襲人……向寶玉道：『……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才挨窩心腳；我們不會伏侍的，到明兒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

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兒，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聽他說『我們』兩字，……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到，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些事，也瞞不過我去。不是我說：正經明公正道的，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裏就稱起「我們」來了！』襲人羞得臉紫漲起來……（三十一回）[5]

覺得委屈的晴雯絕不似襲人那般一切逆來順受，在他的內心裡從來不承認自己是一個聽任主子奴役、侮辱或踐踏的奴僕；他所珍惜的是做爲一個「人」，所應該存有的互相尊重與真誠對待，既然同樣爲人，就不應該從封建或階級去忽略混淆各自獨立的尊嚴，因此即使是面對寶玉，他的自尊心也不允許受到任何損傷，這是一種可貴的「人」的品質，是《紅樓夢》世界裡奴顏婢膝、媚主求榮的奴僕們所缺乏的。

跌折了扇子的晴雯讓寶玉氣黃了臉，這一場意外的衝突卻也有一場意外的結局，當夜氣著的寶玉喝了酒回來，在院子裡遇到納涼的晴雯，於是有了後續的情節：

晴雯笑道：「我慌張的很，連扇子都跌折了，那裏還配打發吃果子，倘或再打破了盤子，那更了不得了！」寶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著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聽那一聲響，就故意碎了也可以使得的……」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寶玉聽了，便笑著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5] 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頁 484 ~485

撕了兩半。接著嗤嗤又聽幾聲，寶玉在旁笑著說：「撕的好，再撕響些！」正說著，只見麝月走過來，……寶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裏的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了幾半子，二人都大笑。（三十一回）[6]

這是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的晴雯撕扇一事，作者用晴雯與寶玉間的衝突，反映出寶玉對晴雯一向沒有採取過主子對奴僕的態度。晴雯跌折了一把扇子，寶玉從人重物輕的角度、由怒到喜，事件的始末竟也從跌扇子轉變爲撕扇子，在寶玉的眼中，人的喜怒是重要過物的。而正是因爲有這樣一個主子，晴雯的特質才更能夠突顯，一個丫鬟敢於向主子以任性的姿態來繼續他的反抗，一個主子竟也以此爲樂，這是一種格性上本質的互通，更表現出曹雪芹對晴雯叛逆性的支持，對封建制度以千金一笑的結局做了調侃。

再由大掃蕩見晴雯之反抗：

王善保家的……於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關門。……王善保家的等搜了一回，……到晴雯的箱子，因問：「是誰的？怎不開了讓搜？」襲人等方欲代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著頭髮闖進來，豁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捉著底子，朝天往地下盡情一倒，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王善保家的也覺沒趣……。（七十四回）[7]

多麼暢快淋漓，給封建制度中狗仗人勢的奴才們多麼難堪的一擊。統治者及其走狗威風凜凜地向他咆哮時，他便毫不妥協，以自己所能夠採取的方式給階級一個最大程度的回應，讓王家人紫漲了臉。作爲地位低下的丫頭，晴雯沒有奴顏媚骨而多一種膽識與傲氣，於是展現了不同於尋常的心志與魄力。

像晴雯之藐視邪惡、拒絕薰染，既美麗又有才能，必然爲統治階級所難容，試看王善保家那最猖狂蠻橫的狗腿子鼓動王夫人搜檢大觀園時是怎樣說的，或就可知道晴雯在屬於統治階層的那一群人眼中，有多麼的危險及恐怖了：

「別的都還罷了，太太不知道，一個寶玉屋裡的晴雯，那丫頭仗著他生的模樣兒比別人標致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的像個西施的樣子，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掐尖要強，一句話不投機，他就立起兩個騷眼睛來罵人，妖妖趫趫，大不成體統。」（七十四回）[8]

晴雯的美麗是一種罪惡，而這個罪惡又根源自於他的反奴性、他的勇敢、他的嫉惡如仇，大觀園裡那麼多模樣兒標緻的女孩，卻沒有相同的罪惡，正因爲使晴雯無辜遭難的標

[6] 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頁 487 ~488
[7] 第七十四回〈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頁 1159
[8] 第七十四回〈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頁 1156

準，是建立在一個不合理的環境之上，在一個錯誤的制度下訂立出錯誤的規則，去處罰傷害一個沒有錯誤的人；一群唯恐既得利益、階級，或是更多可笑理由被破壞、剝奪的封建服膺者，揮舞著權力鞭笞一個孤獨的、不自覺地反抗了封建制度的晴雯，只因爲他想做一個有尊嚴的「人」，而非一個逆來順受的「奴隸」。

（二）枉自溫柔和順－襲人

相對於晴雯的自尊，襲人的全身上下裡裡外外，似乎都是爲了別人而安排而打造的；如果說晴雯是天生的生錯了時代、不適合作奴隸的個性，那麼對襲人的描寫大概可以說是天命之所歸，要不是歷史中有那麼一段封建統治的時代，要不是有階級、有主子與奴隸，襲人可能還不瞭解生命是怎麼一回事兒；這麼說難道是襲人毫無自尊嗎，我想更大的原因是襲人將所謂的自尊也通過封建的角度去定義了，或許定義在溫柔和順之上，或許定義在階級地位的追求之上，於是對封建制度而言襲人既俊且賢，但根本上襲人無錯，不去討論曹雪芹賦予他的心機與手段，他只是在封建裡做一個忠僕並抱持著希望，錯的仍是制度，與吞噬掉晴雯的，是同樣的東西。

《紅樓夢》一開頭這樣介紹襲人：

> 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無竭力盡忠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盡職任，遂與了寶玉。……這襲人亦有些痴處，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如今伏侍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只因寶玉性情乖僻，心中著實憂鬱。（第三回）[9]

心中眼中只有一個寶玉，確實是襲人這忠心耿耿的丫頭行動的準則。襲人自認爲自己是賈母給了寶玉的人，即使和寶玉有什麼關係，也算不得非禮。他只有待寶玉越發盡責，要使賈母、王夫人更加信賴，使上上下下都說他好，使寶玉在日常生活中更少不得他。這樣一個心性建立在封建制度的基礎上，襲人是有其抱負的，他的一千個小心，一萬種涵養，事事求其妥貼，人人求其和好，都是爲了自己將能夠得到的最理想命運：成爲寶玉「姨奶奶」的地位。也正因爲是身處階級之中，這樣永遠的溫柔和順，這樣在封建社會裡被稱俊稱賢的襲人，其力爭上游的行動與所謂的奴顏媚骨，自此畫上了等號。看起來，「溫柔和順」、「似桂如蘭」，正是他在那樣的社會裡平步青雲的好條件。

有一次，寶玉爲王夫人打了金釧，又因癡看齡官畫薔而淋了一身雨，跑回怡紅院，竟把襲人當作小丫頭踢了一腳，踢傷了吐血，使襲人把自己平日的「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的流下淚來。」。這個淚水，流的是痛心自己煞費心機所得到的回答，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9] 第三回〈賈雨村夤緣復舊職　林黛玉拋父進京都〉頁 55

亦是他一時對自己前途失去信心的悲哀，但是，襲人非但不埋怨寶玉，甚至勸寶玉不可聲張以免驚動別人。多麼的委曲求全皆只爲了一個目的，那就是掌握住寶玉的心。然而只掌握住寶玉仍不足以確保自己的未來，於是襲人更努力迎合更上層人的心意，只看賈母、鳳姐乃至於薛姨媽總是稱讚襲人的好，就可想見其平素是如何博得他們的信賴與歡心；同時亦能想見，在這些逢迎討好、溫柔和順中，襲人是怎麼樣的一副嘴臉。

寶玉因金釧投井與私交蔣玉函之事，挨了父親毒打之後，王夫人找襲人來問話，襲人說出了一番道理讓王夫人感愛萬分，念襲人想的周全，索性把寶玉都託給他保全了：

> 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須得老爺教訓兩頓。若老爺再不管，將來不知做出什麼事來呢。」……王夫人……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怪的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裏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姐妹，雖說是姐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沒事；若叫人說出一個不好字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三十四回）[10]

襲人總想的周全，這是因爲他站在一個奴隸的位子爲主子打算，甚至可以爲了主子而粉身碎骨，而粉身碎骨竟然還算是尋常小事。又一次，王夫人和鳳姐討論到丫頭們月例銀子的問題，王夫人自願勻出自己的一部分銀子給襲人，甚至還含淚說到：

> 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夠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他一輩子，也就罷了。（三十六回）[11]

襲人的「好處」，只有王夫人才特別知道，甚至於感激到含淚而言，足見襲人是多麼順從遵照著主子的希望來對待寶玉和各個方面，竟使主子們感激如斯。也從此，襲人更擁有了一種特殊的身份，月銀之外，更重要的是長久伏侍寶玉的一個恩寵。後來襲人母親死了，回家守喪，臨行時鳳姐派人派車照護，一切也都是姨奶奶的架勢。

曹雪芹運用深曲精細的筆墨，描繪著這個在封建制度中的大丫鬟襲人的種種特點，叫人總感受到他的溫順與顧全大局，然而其本質終不能不昭然暴露在讀者眼前，到了晴雯遭禍，作者就明寫寶玉對襲人的懷疑與反感：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10] 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頁 522 ~523
[11] 第三十六回〈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頁 548

寶玉道：「怎麼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單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紋來。」襲人聽了這話，心內一動……寶玉笑道：「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之人，他兩個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還有孟浪該罰之處！……」（七十七回）[12]

賈府的統治者要寶玉降服就範，因而派遣、培養一個可靠的心腹丫鬟在寶玉的身邊日夜監護；奴僕群中既然有如晴雯一般立場之人，自然也會有願意充當統治者所使用的面貌和順的鷹犬。事實上，襲人並沒有出賣過任何人，只是他所善於運用、所篤信的封建禮教保全了自己的生命而吃掉了晴雯，即使如此，襲人所失去的卻不比任何一個還來的少，他犧牲了許多，包括作爲人的尊嚴，也都拋棄殆盡了。

把晴雯與襲人兩相對照，還不是曹雪芹面對封建所哭出的聲音嗎？襲人的奴性不是與生具來的，而是在封建之中莫可奈何的培養與運用，作者所控訴的不是一個放棄尊嚴的人，而是逼迫人們放棄尊嚴的現實。

三、命運的轉折與處置

從理論上說奴隸的主要敵人應該是統治階級，因爲奴隸們主要的痛苦便是來自於被統治者限制住而喪失的人身自由。但在賈府中卻不是如此，傻大姐拾到了繡春囊，引發了王夫人抄檢大觀園的動機，而面對王夫人的盛怒，這些被視爲妖精、狐狸的奴隸們所要遭遇的，竟是「攆出去」、「不要身價」等等得以重獲自由的處置，對這些奴隸來說，自由竟成爲了一種處罰；而更明顯的例子就發生在襲人的身上，襲人的哥哥嫂嫂要贖回襲人，竟使他哭紅了眼，甚至到後來還成爲一種控制主子交換條件的手段。

大觀園裡的這些丫鬟雖爲奴隸，但是身在貴族階級的生活環境之中，或多或少都能分享主子們的體面、權勢，甚至更直接地得以享用物質生活裡的種種優渥，吃穿的是玉食錦衣、住的是畫棟雕梁，他們多少已介入了見識了喜愛了原只屬於主子們的上層社會、統治者的生活方式，而所有這些環境與方式，這些體面、權勢與享用，都是處在下層社會的市井小民們所無緣嘗試、體會與無法想像的，自由的意義與美好在此根本無法望之其項背；在主子的身邊，得到主子的寵愛與信賴，甚至如襲人追求一個未來的身分，這樣的前景遠勝於離開統治者尋求自己的自由，在這層意義上，自由與吃苦受窮似乎是畫上等號的。悲劇至此，給一個終生貧困的自由的女孩說說大觀園裡的故事，或許他寧願選擇這樣一種不自由也未可知。

但是，即便是同樣分享了主子的體面與權力，在身爲奴隸的態度上晴雯與襲人也實在有相當極端的差異，從前面二人面對階級時的種種舉動可知。我們可以說，曹雪芹創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12] 第七十七回〈俏丫頭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頁 1216

造人物的性格甚至於形象，似乎有意地使晴雯、齡官等人、屬於黛玉一型，或使他們有某些近似之處；而襲人的爲人處事，則實在屬於寶釵那個類型。作者使讀者從襲人更認識寶釵，從晴雯更理解黛玉，而同時，襲人與晴雯他們自己所擁有的性格、形象、故事也都還獨立存在著。當面臨著命運的轉折點，這裡我視襲人贖身與晴雯遭撵二事爲兩個角色生命的轉折，從襲人與晴雯所選擇所處置的差別，接著討論曹雪芹面對封建制度所採取的態度與感受。

（一）襲人贖身

對封建統治集團所一致讚美的薛寶釵，作者刻劃出他儼然是一個完整無缺的正統閨閣少女的典型，但也指出他維護封建利益、圖謀個人地位而缺乏真實的人性。寶釵太淨化了，襲人與之同類卻又更爲真實，由於初試雲雨情、由於挨了寶玉的窩心腳、由於常被晴雯嘲弄挖苦，襲人的俊與賢在於維護封建傳統，而襲人的醜陋也正在其傳統思想觀念的陳腐，當然也包含了其人格上的缺陷，但更大的因素卻是置於每一個身處那個時代的人們的背後，逐漸腐敗的封建社會。

襲人以自己要走爲要脅規勸寶玉，這段情節讀來之所以會令人產生些許感慨之感，或許就在於那份奴性的被突顯，從理論上來說，最維護奴隸制度的人應該是統治階級的一群，身爲奴隸，面對著自身的不自由，應當對限制自我的奴隸制度感到深惡痛絕，而有所反抗、甚至於破壞這個制度。然而，在《紅樓夢》中，享盡一切封建階級奴隸制度的好處，佔有著奴隸們的一切包括情感與身體的賈寶玉，卻偏偏對維護這樣一個制度毫無興趣、毫無責任心，甚至毫無利害相關的意識；反而是既俊且賢的奴隸襲人，在這個明明是不斷戕害自身人格、尊嚴的制度之內，柔順且凶狠地捍衛著現在屬於主子、未來可能也能屬於自己的封建地位。

優渥可以使人解放也可以使人腐敗，貧困能夠使人反抗、卻也可能使人厚顏無恥的攀附。襲人真誠地教育著寶玉，襲人比寶玉更具有承繼家業的責任感，襲人認爲寶玉對賈府這一大家族的繼續興盛負有著重大的使命；而襲人所追求的未來，一朝能成爲寶玉「房裡的人」，使他自認爲自己對這個家庭的免遭災惡亦負有重大的責任，襲人沒有發現，他本來可以做一個封建制度裡的邊緣人，若是他選擇了離開賈府這條路，便無須順從或者抵抗，沒有使命或者責任，可以保有人的尊嚴，而無須在封建的核心之中作奴隸。

表面上是既有的優渥的物質生活、身爲奴隸而又不僅是奴隸，因爲與統治階級的關係襲人有其特出的地位；潛在的是對未來的期盼與追求，使得襲人選擇了富裕的不自由而厭棄了窮困的自由，更或者說，在賈府爲奴更使襲人感到自由自在，這樣慾望導向的人性，是封建之毒將人的醜惡引發膨脹出來的，襲人錯在看不清封建的不合理，曹雪芹將襲人刻畫的如此賢俊而合理封建，用一個在封建制度中做什麼都「對」的「奴隸」，以正面而反面的描寫，來哀痛這個選擇全然錯誤的社會與時代。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二）晴雯遭攆

作者寫襲人有自己的意圖，可是晴雯的意識中心是什麼？他自始至終表現著被壓迫在封建統治下反抗的本質，這個本質簡單而言就是一種骨氣；小姐裡林黛玉是有骨氣的，但是晴雯只是一個丫環，出身是貧民、是孤兒，晴雯個性中最明顯突出的特徵，便是身居奴隸的地位卻堅決反對奴隸們諂媚主子、出賣自己的卑劣品質，如前所述，就是一種反奴性的流露。

作者把晴雯寫成與襲人對立的典型，自始至終晴雯都是在鄙視襲人、與之對抗，而和襲人對抗不就等於是和王夫人對抗；與王夫人對抗不也就等於是在對抗著整個時代陰影下的封建制度嗎？晴雯大膽而尖銳地指摘譏刺襲人、麝月、秋紋、小紅等人的各種各樣的奴性，一面反對著別人的奴性，一面也捍衛著自己、反對別人奴視自己，一直到最後，面對著無理的搜查、憑空的誣陷，倔強如晴雯，始終是堅決而不屈服，或者我們還能將晴雯最後的舉動，在情感之外，對封建制度最後的微小抵抗。

這段文字是這麼寫的，遭攆後晴雯在病榻上對寶玉最後的言語：

> 「……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雖生的比別人略好些，並沒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樣，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我太不服。今兒既已擔了虛名，而且臨死，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也另有個道理。……」（七十七回）[13]

高潔自尊的晴雯自不屑於幹那些鬼祟下流的勾當，但是他心底並非沒有情感，反而更爲熾熱更爲深沉，不是慘遭迫害，命在垂危，晴雯或許還無法察覺，到了死別吞聲的那一剎那，他才猛然省覺，而咬下了自己的指甲、脫下了貼身的小襖，遺留給自己心愛的人。

說晴雯咬下指甲、脫下小襖留與寶玉的舉動是最後的對封建的反抗，實在是非常的不浪漫，但是若不是封建的陳腐，無辜的人又爲何會遭受排擠，面臨被鏟除的命運；真摯純潔的情誼又爲何會被曲解成一種勾引一種誘惑；勇敢地保護自己的尊嚴又爲何會換來統治者的驚慌與憤怒。晴雯最終還是自由了，雖然這個自由因爲懲罰而來，但在這命運的轉折點上，晴雯依舊沒有屈服，他沒有爲了能繼續留在賈府而喪失自我，不在乎核心或是邊緣，晴雯遭攆了，甚至從封建的邊緣被流放，流放到超越封建階級的境地。

曹雪芹費盡心機流盡眼淚，寫下了屬於晴雯的結局，藉寶玉弔祭晴雯的《芙蓉誄》，把晴雯比作被朝廷排斥的賈誼，比作因美貌遭忌的昭君，寶玉對那些中傷陷害晴雯的奴才們的伸張討伐，同時也就是曹雪芹對封建制度的可惡，所做的一種絕死的抗議，一面哀悼著晴雯之死，一面控訴著毀滅人性的階級餘毒。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13] 第七十七回〈俏丫頭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頁 1220

四、結論

封建社會裡尊卑長幼的順序是絕對嚴格的，犯上作亂是不可能被允許的，但與此同時，上與下的關係自然也不可能只是單向的你令我行、我令你從的狀況，任何關係都是雙向的，即使表面上只有單向顯露於外。正如主子寶玉與丫鬟晴雯、襲人之間的關係。

晴雯是奴婢，但他不單單鄙夷秋紋得賞兩件舊衣便喜形於色的庸俗；也不單蔑視襲人爲了巴結主子而幹的那些無恥勾當。他不但憎惡墜兒的行竊；還嘲弄爬了高枝的小紅。他敢於正面指責寶玉的「主子」面色；還敢於沖撞掌握他生殺大權的王夫人的尊嚴。他是奴婢，但他不認奴婢受奴役的奴婢命，而大膽地追求做爲「人」的平等與自尊。純真而又鋒利的性格，剛直、潑辣而又嫉惡如仇，帶著未馴的野性、與不容侮辱的剛潔之風。

襲人是奴婢，他溫柔和順，一切唯主命是從；他顧全大局，可以默默承受一切現實上的傷害；窩心腳或許踢盡了他爭榮的心思，卻仍沒幫助他憶起作爲人的尊嚴；他是王夫人的指望，一個值得託付寶玉的賢人。但是，終究「枉自溫柔和順，空云似桂如蘭」[14]，他是封建裡的大眾面相，曹雪芹筆下背負最多諷刺的角色之一。

晴雯以對抗者的身分正面攻擊，而襲人則以順從者的角色背負反諷，這樣兩個相對的奴隸典型，所要傳達的，都是曹雪芹對封建制度深惡痛絕的心聲。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14] 襲人判詞，第五回〈遊幻境指迷十二釵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頁 86

伍、參考資料

1.《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馮其庸等　台北，里仁書局，1984 年

2.《紅樓啓示錄》王蒙　北京，三聯圖書店，1991 年 5 月

3.《紅樓夢人物論》王昆侖　台北，中華書局，1983 年

4.《俞平伯論紅樓夢》俞平伯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5.林文山〈枉自溫柔和順－論襲人〉《紅樓夢學刊》1984 年第四輯，頁 163~178

6.徐子余〈花襲人新論〉《紅樓夢學刊》1992 年第一輯，頁 79~98

7.陳永宏　陳默〈晴雯悲劇作爲社會悲劇思考時的多層次文化意蘊－晴雯悲劇成因組論之一〉《紅樓夢學刊》1994 年第三輯，頁 117~126

8.王正兵〈晴雯：一個站著的人〉《鹽城教育學院學報》1991 年 4 月，頁 68~73

9. 張春樹〈由晴雯談到典型的個性描寫〉《紅樓夢學刊》1981 年第二輯，頁 **171~178**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